

读《论语》 以明志

石地 著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中国历代名
臣贤相恪守的道
德规范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石地 著

内容提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历代名臣贤相恪守的道德规范，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价值体现。他们的人生智慧、处世哲学，以及为官之道，在千百年兴亡成败、分合交替的历史画卷中，经世不衰。读史可明善恶，读史可知兴替，《论语》《庄子》《孟子》《韩非子》等等古典著述都是前人智慧结晶，后来人当以古明志，实现民族复兴。

ISBN 978-7-89900-380-0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总策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阮琳越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kf@mail.wpcsh.com

电话：010-581104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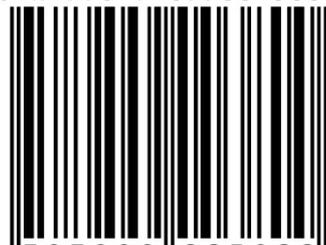
传真：010-58110456

版次：2015年12月第1版

字数：92000

定价：2元

ISBN 978-7-89900-380-0



9 787899 003800 >

目 录

第一章 《庄子》

尧让天下
拙于用大
无用之用
沉鱼落雁
匠石梦栌
申徒之辩
人而无情
尧游华地
不存机心
古人糟粕
曳尾之龟
濠梁辩乐
庄子妻死
庄子借粮
列子拒粟
曹商得车

第二章 《论语》

何谓通达
名正言顺
萧墙之忧

第三章 《孟子》

施行仁政
推兽及人
与民同乐
与民分享
渎职当罚
独夫可杀
天命支配
不比管晏
不听召唤
拒绝收买
孟陈论战
难以兼爱
何谓丈夫
孟彭辩论
用“道”救民

后羿有错
弃利重义

第四章 《韩非子》

吴人卜吉
不过三言
梦见灶君
成欢论仁
不行慈惠
巧讽隐士
“仁义”之师
曾子杀猪
不善树人
子路餐民
叔向贺俭
百姓祷病
自相矛盾

第五章 《墨子》

辞楚而去
不叩而鸣
劝阻鲁君
墨子非攻

第六章 《战国策》

不敢欺骗
贤者之疇
王者不贵
威后三问
不死之药
国不恃险

第七章 《国语》

防民之口
展禽犒师
篡改君命
公孙之谋
晋斩庆郑
穆子克鼓

第八章 《列子》

两儿辩日
行歌拾穗
生无所息
杞人忧天
和睦爱利
樵夫梦鹿
歧路亡羊
鲍氏有子
愚公移山

第九章 《史记》

宝谓何物
中旗治骄
触龙巧谏
君无戏言
成王答辩
自杀执法
起死回生
唇亡齿寒
齐女劝夫
退避三舍
履鞮告密
介推隐退
董狐直书
料事如神
商鞅变法
田文诘父
冯驩论事
毛遂自荐
赵楚结盟
鲁连退兵
豫让报仇
李克荐相

第十章 《左传》

驹支与盟
季孙召盗
子产毁垣
学而入政
众议子围

皮毛之论
烛武退兵
立君之争
罚不当罪
晋国伐潞

第十一章 《资治通鉴》

子方辩“骄”
吴起受屈
攻蜀之辩
胡服骑射
祸将及己
荀子论兵
起兵糜暴

第十二章 《荀子》

荀子议兵
忠孝之道

第一章 《庄子》

尧让天下

——《庄子·逍遥游》

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说道：“日月都出来了，天已大亮，一片光明，而烛火还没有熄灭，想与日月比个高下，看看谁亮，这不是很难吗？大旱之后，及时雨刚好从天而降，而有人却还在挑水灌溉，用这样的办法，来润泽禾苗，岂不是太劳累了吗？”

如今，先生一站在那个位置上，天下便要安定了，而我却还占着这个位置不放，自己真觉得惭愧，请允许我把天下让给你吧！”

许由回答道：“您治理天下很有成效，天下已经太平了。而现在却要我来代替你，难道我是为贪图君主这个名位吗？要知道，名位不过是实质内容的外表，你难道要我放弃实质内容，而去追求虚名吗？”

像鹪鹩这种小鸟在茂密的森林里修筑巢穴，只需要一根树枝就足够了，鼯鼠到河里去饮水，实际上所需也不多，最多也不过装满肚子就行了。你还是请回吧，我要这天下做什么呢？我只要能顺适己意，始终生活在悠游自在、无挂无碍的环境中，就心满意足了，我要这天下有什么用呢？”

打个比方吧，当举行祭祀大典的时候。掌勺的厨子虽然不肯干活，主祭的人也不会越位去代厨子烹调的！”

【述评】 尧、许由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尧让天下于许由”，当然也不一定真有其事，只能姑妄听之。然而“越俎代庖”这个成语倒是流传广泛，至今，还常挂在人们的口边。但能有几人真正理解它的含义？

拙于用大

——《庄子·逍遥游》

惠子与庄子相识已久。有天，惠子对庄子说广魏王送我一粒大葫芦的种子，我把它种下后，居然长成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葫芦，它的容积约有五石。如果用它来盛水，不太坚固，五石水放进去，它就破了；如果想用它做舀水的工具，把它剖开做成一个瓢，那么，这瓢也太大了，简直无处可容。这个葫芦确实不能说它不大，然而再大，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只好把它打碎了。”

庄子回答说：“那你真是太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了。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听：有个宋国人，会制造一种药，冬天把它涂在手上，能使手不皴裂。他家世代都以漂洗丝絮为业，手经常在水里浸泡，所以这种药是很用得着的。有一个外地人听说有这种药品，愿意出百金收买他的药方。这个宋国人就聚集全家来商量：‘我们世代漂洗丝絮，只能得到很少的钱。现在一旦卖出这个药方，就能获得百金，这太合算了，就卖给他吧。’”

那个外地人得到了药方，便南下游说吴王。刚好那时越国正入侵吴国，吴王就派他领兵打仗。冬天，他带领军队和越人进行水战。由于他有药方，能制造出使手不被冻坏之药，所以，他的战士能不畏寒冷，手冻坏了，也能迅速痊愈，保持强大的战斗力，终于大败越人。后来，吴王分地封赏他，使他大获其利。

同样是一个不皴裂手的药方，有人用它来得到封赏，而有人却只是依靠它来漂洗丝絮，免遭冻疮之苦。这就是对同一事物的使用方法的不同。

现在你有五石容量大的葫芦，为什么不考虑把它系在身上，当作小舟而浮游于江湖之上，

反而愁它太大而无处可容呢？这样看来，你还是茅塞未开啊！”

【述评】 读庄子、惠子关于“用大”的辩论，真有茅塞顿开之感。惠子以为大葫芦无用，庄子却认为有用，关键是如何用。如果我们真能领悟这一点，那么世上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我们的了。另外，天生万物皆有用，世上没有绝对无用的东西，就是垃圾吧，它里边也有“黄金”，可以变废为宝。无用与有用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键在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庄子的舌战中处处充满这些辩证的智慧，值得我们好好揣摩。

无用之用

——《庄子·逍遥游》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都叫它‘樗’。它的树干，盘根错节，不符绳墨；它的树枝，弯弯曲曲，不符规矩。它生长在路边，经过的匠人，看都不看它一眼，因为它实在不是一块好材料。如今，你的言论，也跟这棵大树一样，大而无用，大家都会抛弃它的。”

庄子回答说：“你难道没有看见狸猫和黄鼠狼吗？它们缩矮着身子，等待着鸡鼠之类的小动物出现，一旦发现了它们，便不避高低，东跳西跳地去捕捉，追奔逐北，好不快活。然而它们却往往会陷入人们所设的机关之中，死在人们所铺的网罗之内。这就是灵巧的狸猫所得到的可悲下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大的动物，譬如像那犀牛，庞大的身躯，宛如那连接天边的白云，虽然，它一点也不灵巧，连鸡鼠之类也捕捉不到，然而，它的用处可大了。这也就差不多了。

如今，你有这么一棵大树，却还在愁它没有用处，我实在无法理解。你为什么不把它栽在空旷寂静的乡村或广袤宽阔的田野上呢？这样你就可以任意地在它的四周徘徊游玩，悠闲自得地躺在它的底下休息，这是多么地逍遥自在。而它也因不材，不会遭受斧头的砍伐，也不会有任何东西来侵害它。这样看来，大而无用，反而没什么祸害。”

【述评】 一切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在某种条件下，它可能一无用处，但一旦条件改变，也许它就会变得有用起来。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庄子真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伟大哲学家。

沉鱼落雁

——《庄子·齐物论》

有天，啮缺问王倪：“你知道世上万物都有共同的标准吗？”

王倪说：“我当然不知道罗！”

啮缺又问：“你能知道你所不了解的东西吗？”

王倪说：“我当然也不知道罗！”

啮缺再追问：“那么万物就无法知道了吗？”

王倪说：“我怎么会知道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试试，让我说说看吧。我想问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道’就一定不是‘不知道’呢？我所说的‘不知道’就一定不是‘知道’呢？也许‘知道’和‘不知道’根本无法分辨。

再请你思考以下的问题：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患腰痛甚或半身不遂，泥鳅整天在湿泥中打滚，它也会患这种毛病吗？人一爬上高树，就会惊慌不安，猿猴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人和这两种动物到底是谁的生活习惯才合标准呢？

人喜欢吃肉，麋鹿喜欢吃草，蜈蚣喜欢吃小蛇，猫头鹰喜欢吃老鼠。它们之中，到底是

谁的口味才合标准呢？

毛嫱、西施是世人认为最美的，但是，鱼见了，立即潜入水底；鸟见了，马上飞向高空；麋鹿见了，则急速奔逃。在它们眼中，毛嫱、西施简直是个丑八怪。那么，在人和这些动物之中，究竟谁才算是懂得鉴赏美色者呢？

所以，依我看来，善与恶，是与非，纷杂交错，是根本无法分辨的。”

啮缺又问：“如此说来，你是以为万物都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么有着极高道德修养的所谓‘圣人’，也这样以为吗？”

王倪说：“圣人简直神秘极了。山林燃起熊熊大火，他不感到热；江河冰封，他不觉得冷；雷霆撼动山岳，他不受到伤害；狂风激起大浪，他绝不惊恐。他总是腾云驾雾、骑跨日月，遨游于四海之外。生死的变化，对他来说毫无意义，更何况是那些是非、美丑呢？”

【述评】 从古至今，每当要赞美一个女人的美貌时，总爱用“沉鱼落雁”这个词语。殊不知，庄子是用它来说明：鉴赏一个人的美丑时，鉴赏者对美丑的标准各异：你看来是美的东西，在他看来，也许是其丑无比。无所谓非。对世上万物，都能持这种“齐物”的眼光看的，恐怕也只有“圣人”才做得到，然而这世上真有这种“圣人”吗？

匠石梦栌

——《庄子·人间世》

有个名叫石的木匠往齐国去，到了曲辕这个地方，看见一棵栌树，当地人把它作为土地神来供祭。这棵树非常高大，可以供几千头牛在它底下遮荫休息。树干粗大，一百多人伸开双臂都围合不拢。它高入云霄，在树身好几丈以上才生有旁枝，而这些树枝，只要一根就可造出整艘船的，总共有十多支。在树的下面围观的人成千上万，可是匠石瞧都不瞧一眼，直往前走。

他的徒弟却站在那儿看了个够，后来追上了匠石，问道：“自从我拿了斧头跟随先生，至今也没见过这么大这么美的木材。先生居然不肯看一眼，径往前走，这是为什么？”

匠石回答说：“那是棵毫无用处的树木，用它来做船，很快就会沉没；用它来做棺槨，很快就会腐烂，用它来做器具，很快就会毁坏；用它来做门户，很快就会流出污浆；用它做屋柱，则很快会被虫蛀。这实在是不材之木，没有一点用处，但就因为它没有用，所以才会有这么长的寿命。”

当晚匠石做了一个梦，梦见栌树对他说：“你准备拿什么东西来和我相比呢？把我与文木相比吗？像那梨、橘、柚等瓜果之类，果实熟了就沉甸甸地要往下坠，树枝被压弯，往往大枝折断，小枝掉下地。这都是由于它们结出甜果而害苦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享尽天赋的寿命，中途就夭折了。如果自己常炫耀自己很有本事，必然会招来世俗的打击。世上万物皆是如此。因此，我总是尽量使自己做到无所可用的地步，尽管如此，但有时还会招来几乎被砍死的厄运。到现在，我总算是保全了自己，这正体现出我的高明之处。假若我是有用之材，还能长得这么高大吗？况且你我都是生物，为什么还要去议论其他的生物呢？你这个垂死无用之人，又怎能了解无用之木呢？”

匠石醒来，把梦告诉他的徒弟。徒弟说：“看来，它是意在求取无用，以避开祸害，但是，我想不通，它又为什么要做社树（土地神）呢？这不是在求取有用吗？”

匠石说：“快别说了。栌树寄托于土地神，也不过是图个社树的虚名，使那些不了解它的人都说它是无用之木，并占了个社树的名份，好使大家都得去祭拜它，试想，假使它不做社树，岂不就要遭到砍伐之祸了吗？它做社树，是为了保全自己，只不过用的方法与众不同而已，而你却只会以普通的道理去衡量它，如此，得出的结论不就跟事实相差得太远了吗？”

【述评】 庄子以社树为喻，写凡有才智者，“以其能苦其生”，遭受斧砍之灾难。要想全身远害，就应以无用为大用。无用，也就不会被当道者当作工具来奴役；大用，就让人们对它敬而畏之。这样就可乱世中保全自己。在现代社会，每个人才都应脱颖而出，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的现象毕竟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糟粕，不将它们抛弃，社会是难以发展，人类文明是难以繁荣的。

申徒之辩

——《庄子·德充符》

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叫申徒嘉的，是一个断了脚的人，和郑国的子产同拜一位名叫伯昏无人者为师。

有天，子产对申徒嘉说：“我先出去，你就坐在那里别动；同样，你先出去，我也就坐着不动。”

显然，子产羞与申徒嘉为伍。

到了第二天，他们又合堂同席坐在一起。子产又把昨天的话重复了一遍，并说：“你现在见了我这执政大臣还不知回避，你是否把自己看成和我一样同是执政大臣？”

申徒嘉说：“你这是在炫耀你的地位瞧不起人吗？俗话说：‘镜子明亮，就说明镜子上没有积上灰尘，如果镜子上落下了灰尘，就不明亮了。一个人常和贤人在一起，就不会有大过失。’你今天来先生这里是为了求学修德，而现在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子产说：“你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残废人了，却偏要去跟像我这种有着尧德行一般的人来比。你还是先衡量一下自己的德行吧，德薄能鲜，这难道还不够你自我反省吗？”

申徒嘉从容辩驳：“大多数人因刑残废后，总要为自己辩解，认为自己不应受刑致残；而不屑为自己辩解，反而认为自己本当如此的，却很少。然而，知道自己的致残是无可奈何，而能安下心来，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的，恐怕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做得到。

走进神射手羿的必中射程之内，即表示必被射中无疑，若有幸不被射中，那就是命了。以前，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双脚完全而笑我残废时，我非常生气。但自我来到了先生这儿后，我的怒气就全消了。这难道不是先生以他至善至美的德行消弭我的坏脾气于不知不觉之中吗？我在先生门下已经十九年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个断了脚的人。现在你和我游于‘形骸之内’，以德相交，但你却在‘形骸之外’，用外貌来衡量我，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子产听了，非常不安，面带愧色地连忙说道：“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述评】 在申徒嘉与子产的对话中，有关羿射的内容，实际上是用来比喻当时的刑纲严密。意思是你我同居刑纲之中，谁能自信没有过失。至于那些没有遭受刑罚的百姓，只不过是命运之偶然耳。

人而无情

——《庄子·德充符》

惠子和庄子碰见了，又争论起来。

惠子说：“人是无情的吗？”

庄子回答说：“是的。”

惠子又问：“人如果无情，怎么能称之为入呢？”

庄子说：“大自然给了人容貌，老天爷给了人形体，既然如此，为何不能称之为入呢？”

惠子坚持说：“既然称之为‘人’，怎么会没有情呢？”

庄子说：“你所认为的‘情’不是我所说的‘情’。我所说的无情，乃说人不应以好恶来损害自己的本性，而应该经常顺其自然，不违背本性，不人为地为养生而养生。”

惠子反驳说：“不有意识地去养生，怎么能够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在呢？”

庄子说：“大自然赋予人容貌，老天爷赋与人形体，所以千万不能以好恶来损害自己的本性。你看看你现在，你正驰散你的心神、耗费你的精力，一天到晚与人争辩不休。要不然，就无所事事，或倚在树下歌吟，或靠着几案休息，身体休息了，脑子却还不肯休息，还在瞎想着什么。天既给了你形体，而你却不能忘情、不善养生，还在为自己能执‘坚白’之论、巧言善辩而洋洋得意呢！真是可悲！”

【述评】 惠子与庄子的对话，谈论的是人之有情还是无情的问题。庄子主张“不以好恶内伤其身”，批评的是纵情肆欲、劳神焦思以致于自戕性命、灭绝性灵。但假如人人都能达到如庄子所说的“无情”之境界，那么这世上倒真少了不少纷争。然而，人人都成了无情无欲的人，社会历史又如何发展呢？欲望、感情，引起人们的竞争，不就又推动了文明的前进吗？关键还在于恰如其分地把握和驾驭情与欲，有效地调整人际关系，以求得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尧游华地

——《庄子·天地》

有天，尧来到一个叫华的地方视察。华地的地方长官对尧说道：“啊！圣人，请接受我的祝福。”

这位长官接着又说道：“祝福圣人长寿。”

尧说：“不敢，谢绝了。”

“祝福圣人富有。”

“谢绝了。”

“祝福圣人多子。”

“谢绝了。”

地方官对尧的回答感到很惊讶，便说：“长寿、富有、多子，这是人人都希望拥有的，而你却不想要，这是为什么呢？”

尧回答说：“多子，难保他们都能有事情做，整天为他们提心吊胆，自己便多一份恐惧；富有，便招人妒忌，意想不到的祸事说不定就会在哪一天发生；长寿，人家就会讨厌你，靠后辈奉养，难免会遭受凌辱。所以，长寿、富有、多子这三者，不适宜培养德性，我只能对你的祝福谢绝了。”

华地的地方长官听了尧的解释后，便反驳说：“起初，我以为你是圣人，现在看来，充其量你也不过是个君子而已。上天既然创生万民，就必然会按其才能而授予职事，儿子多了，他们能做的事情必然也多了，你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富有，不一人独占，而愿与人分享，这哪里会有什么麻烦事来困扰呢？至于圣人，随遇而安，无心求福，如鸟儿在天空飞翔而无踪迹留下。如果天下太平，便与众人同庆昌盛，如天下混乱，就独自闲居修德。高龄多寿，回首往事对年轻时在世上干的一番事业已很满足，对人世间的俗务已完全解脱，心灵已无尘埃，如随白云飘散，直达至高境界。那么，多惧、多事、多辱这三者绝不会来，自身也永不遭祸害，哪里还有什么忧虑呢？”

尧这时才恍然大悟。

【述评】 在对待贫富问题上，有人主张坚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

这是君子的做法，而圣人则不然，“富而不骄，贫而无谄”，主张随遇而安、任其自然，不因外部的富贵而影响内在的道德修养。富也好，贫也好，对圣人来说，如鸟儿飞行而终无踪迹。尧在这次辩论中，仅是个君子而已，距圣人的标准还差得远呢。

不存机心

——《庄子·天地》

孔子的弟子子贡往南到楚国游历，再回到晋国，经过汉阳，看见一个老人正在菜园子挖一条地道，直到井中，然后抱着瓮头取水来灌溉，花了很多的力气，但成效很小。

子贡就对老人说：“我这里有一种机械，用它一天可以灌溉一百畦田，跟你的取水方法相比，事半功倍。先生想不想试试？”灌园的老人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是什么东西，竟有如此功效？”

子贡说：“这是用木材做成的一种机械，它后重前轻，提水如同抽引，由于提水极为快速，水好像是烧开了那样，翻滚四溅，这种机械叫桔槔。”

老人霎时面露怒色，但仍笑着说：“我听我的老师说过，一有机械，必定就会有各种机械方面，的杂务拥来，有了机械方面的杂事，就一定会存有机械方面的心事，即所谓机心。机心一旦存于胸中，便不能保全心灵上的纯洁空明；心神不定，便不能载道。正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不是不知道这种机械的好处，却始终不肯去做。”子贡听了，满面羞愧，低着头，好半天也不出声。

【述评】 庄子在这里借灌园老人之口，申说为政者应当去掉“机心”，保持真朴。翻检史书，这类有关“机心”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了。秦始皇日日“机心”、事事“机心”结果弄得民不聊生，自己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汉之初，治国的皇帝清静无为，毫无机心，结果是国富民强，汉祚也因之绵邈久长，史称“文景之治”。治国者固当如此，寻常百姓就不是这样吗？整日里存有机心，处处想算计人家，到头来反害了自己。只有去机心、存清静，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

古人糟粕

——《庄子·天道》

有天，桓公在堂上读书，正读得津津有味，有个叫轮扁的工匠在堂下修斫车轮，听到桓公的读书声，便放下锥子、凿子，走上前来，问桓公说：“请问您所读的是什么书？”

桓公回答说：“是圣人之言。”

轮扁又问：“写这本书的那个圣人还健在吗？”

桓公说：“已经死了。”

轮扁便说：“那么您所读的，便是古人的糟粕了。”

桓公勃然变色，说：“寡人读书，你作为工匠，怎么能随便议论，妄下断语？你有什么理由说我读的是古人的糟粕？你若说得出道理就马马虎虎饶了你；如果说不出来，就判你藐视君上的罪，立即处死。”

轮扁不慌不忙地说道，“我是从我所从事的职业角度来观察、考虑问题。我修斫车轮的时候，十分当心所斫轮孔尺寸的大小。如果轮孔凿大了，则轴装进去后就容易松脱；如果孔凿小了，则轴就装不进去。这里面确实存有许多奥妙。我现在做这种事已是很熟练了，可说是得心应手。但是如果要我说出所斫所应掌握的要诀来，我可讲不出来，真所谓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我讲不出制轮的方法及要领给我儿子听，那我的儿子也就永远不能继承我的手艺。所以，我现在已七十岁了，却连个传人也没有，只能自己亲自动手斫轮。可见，一个人的技艺再高超，只要他这个人一死，也就随之消失了，是不可能全部留传下来的。由此及彼，那么，您现在所读的书，只不过是古人偶尔留下来的糟粕而已，真正的精华早就随古人的消亡而消亡了。”

桓公无言以对。

【述评】 意在不言中”，真意往往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古人著的书，流传至今，中间确有糟粕，然而精华亦在其中，否则“开卷有益”，岂不是成了一句骗人的空话吗？轮扁虽然善辩，其实不过是诡辩。古人的许多智慧、知识的“精华”，有很多还是通过语言文字流传了下来，不能用一句“不能言传”而将它们全部抹煞。

曳尾之龟

——《庄子·秋水》

庄子隐居在山林，闲时常常在洙水边垂钓，修身养性，好不自在。

有一天，楚王派遣两个大夫去见庄子，恭恭敬敬地对庄子说道：“我想用国内的政事来劳累先生。”

不说托付，而说劳累，足见楚王想请庄子出山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态度是何等的谦恭。

这时庄子正专心致志地钓鱼，听了两个大夫的话后，鱼竿也没有放下，头也不回一回，便答道：“我好像听说楚国有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大王郑重其事地把它盛在庙堂之上。请问，如果设身处地为这个神龟考虑，它宁可死后留下一把骨头，让人们来供奉尊敬呢？还是愿意活着，自由自在地摇曳着尾巴在泥巴中爬滚呢？”两个大夫不假思索地回答：“好死不如赖活，当然宁愿活着在泥巴中爬滚罗！”

庄子立即下逐客令：“那么你们请便吧，我还是希望能像那活着的龟一般，摇曳着尾巴在泥巴中爬滚。”

【述评】 古人认为：龟有神灵，所以常用龟壳来占卜吉凶、预测未来，然而，龟真愿意割骨留名、争取显贵于庙堂之上吗？还是宁肯全生远害、曳尾于泥巴之中呢？世人不悟，但庄子却深深懂得其中的真谛。

濠梁辩乐

——《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子在濠水边散步，信步来到一座桥下。庄子指着水中的游鱼对惠子说道：“你看，那条鱼悠哉悠哉、摇头摆尾，多么从容，它一定十分的快乐！”

惠子反驳说：“你又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那鱼很快乐呢？”庄子回答说：“你也不是我，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很快乐呢？”

惠子说：“就像你所说的，我本来就不是你，所以当然不知道你的心思；而你也绝不是鱼，当然也就不知道鱼的快乐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庄子说：“别争了，还是把刚才我们争论的话题从头说起吧。你刚才说：‘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就表明了您已经知道了我是知道鱼是快乐的才来问我。至于我是什么时候知道鱼是快乐的？我是刚才在濠水桥上知道的。”

【述评】 当一个人碰上伤心事时，会感到这世界是多么灰暗悲惨；而当他内心快活异

常时，又会觉得这世上的一切又是多么的美好，庄子在濠水桥上散步，心情十分愉快，所以推己及鱼，与鱼同乐。偏偏惠子一点也不理解庄子的快乐，和庄子玩起有关逻辑学上的游戏，真是大煞风景。

庄子妻死

——《庄子·至乐》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

这时，庄子正随便地蹲坐着，并敲打着瓦盆，唱着歌。惠子见了，忍不住责备庄子：“你妻子一直和你相伴至今，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她死了，这本是一件伤心的事，而你却显不出一点悲伤的样子。你不哭也就算了，却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是太讨分了吗？”

庄子回答说：“你说得一点也没道理。当她刚死的时候，我也十分伤心。可是再仔细想想，觉得用不着这样。她起初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慢慢地，恍若有，恍若无，在若有若无之间，变为气，气再变为形，形再变成生命，现在，又变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她如今正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毫无痛苦。而我却在一旁哭哭啼啼，我认为我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不通晓生命的道理，但现在我懂了，所以我不哭了。”

【述评】 在庄子看来，生与死没有什么两样，而乐生哀死也不过是同一回事。这自然是哲人对生死的一种达观的看法，常人则做不到。若一个人的妻子去世，其夫君还在大跳迪斯科、唱流行歌曲，置丧事而不顾，恐怕不被亲友们撕得粉碎才怪。其实，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人们从大自然来，再回归大自然，我们对待生命应有这种旷达的态度和观点。

庄子借粮

——《庄子·外物》

庄周家境很是贫穷。

有一天，家里实在无米可煮饭了，庄子不得已，只得去向监河侯借粮。

监河侯说：“行。但我现在得到封地上去收赋税，等我回来后，我再借给你三百镒黄金，好让你去买许许多多粮食，好不好？”

庄子气愤地说：“你这种说法使我想起昨天一件事。”

监河侯问：“什么事？”

庄子说：“昨天，我在路上听见有个东西在喊救命。”

监河侯很感兴趣，便追问道：“什么东西？”

庄子说：“车辙里一条快要干死的鲋鱼（即鲫鱼）。”

我问它：‘为什么喊救命呀？’鲋鱼说：‘我是东海的波臣，快要渴死了，您能给一升水救救我吗？’

我便说：‘行，我现在就到南边去拜访吴、越的大王，请他发放西江的大水来迎接您。到时，别说吃水，还够您畅畅快地游泳呢！好不好？’鲋鱼听了气愤地说：‘我失去了经常相伴的水，才落到这样的险境。而今，我只要得到一升水就可以活命，而你却说这样不着边际、空洞无实的话。等你从吴、越处回来后，就只能到干鱼市场上去找我了！’”

监河侯听了，顿时面红耳赤，只是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

【述评】 徒托空言、口惠而实不至，这是一班扮作善人的富人对待嗷嗷待哺的求援穷

人之办法。庄子运用鲋鱼求援升水活命而不得的比喻，尖锐而辛辣地讽刺和揭穿了监河侯一类富贵者假仁假义的丑恶嘴脸。这则故事对人们认识那些为富不仁的伪君子口头慷慨而行动吝啬的本质有极大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列子拒粟

——《庄子·让王》

列子贫穷困苦，生活艰难，常常面有饥色。有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郑国的相国子阳，说道：“列御寇是有道之士，现在住在你的国内，却如此穷困，百姓知道了，都会说你不能礼贤下士。”

郑子阳听了，认为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就派手下官吏送粮食去给列子。

列子见到送粮给他的使者，再三辞谢，不肯受领。

使者无奈，只得带着粮食向列子告辞而去。列子送完客刚一回到屋里，他的妻子便捶胸顿足地埋怨道：“我曾听说过，有道人士的妻子儿女，都能生活得很安乐。然而，我们现在的生活如何呢？面带饥色，困苦不堪。现在相国听了好心人的话，派人送粮给你，你却不肯接受。难道，我们的命运就该如此贫穷吗？”

列子笑着回答说：“相国派人送粮给我，并不是出于本意，其实他并不了解我，只是听人家说了我的好话，才有此馈赠。将来，他也有可能轻信了别人对我的谗言，而加罪于我。这就是我不肯接受的原因。”

后来，老百姓果然造反，杀了子阳。

【述评】 子阳送粮给列子，不过是想图“礼贤下士”的虚名，并不是对列子真有什么同情，更谈不上知遇之恩，列子对此十分清楚，试想，如果列子当时听了妻子的柱，接受了赠粮，那么，后来百姓作乱，杀子阳时，必然也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列子如果死于此难，那真是冤哉枉也！

曹商得车

——《庄子·列御寇》

宋国人曹商受宋王派遣出使秦国，宋王送给他几乘马车。到了秦国，秦王又送给他一百多乘马车。

曹商回国后，得意洋洋地对庄子说：“嘿嘿，当年我住在穷街陋巷，织鞋度日，家里穷得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人也弄得面黄肌瘦、羸弱不堪。但今天，我却凭藉着我出众的口才，打动了万乘国君，受赠车马百乘，跻身于富贵阶层。”

庄子听了笑笑说：“我听说秦王生病时让医生治疗，论功行赏，分等实施：吸脓吃疮的，可得车马一乘；舌舔痔疮的，可得车马五乘。治的病愈肮脏，所得的车马就愈多。你大概是为秦王做了比舔痔疮还下贱的事吧，不然怎么能得到那么多的车马呢？”

曹商满面羞惭，讪讪离去。

【述评】 曹商久处困境，偶然凭藉如簧巧舌，竭尽对国君阿谀奉承之能事，而骤然获得车马，跻身上流社会，本当稍作收敛、闭门，反省，孰知他竟恬不知耻，以此夸耀于庄子，故而理所当然地遭致后者的嘲讽，庄子所谓治病越脏则所得越多，不只不过是对曹商卑劣人格的痛斥，也仿佛是古往今来一切靠卑贱手段发财致富者的漫画像，庄子才是一个伟大而幽默的舌战家，岂是自诩口才出众的曹商之流可望其项背！

第二章 《论语》

何谓通达

——《论语》

子张问：“读书人要怎样做才叫通达？”

孔子说：“你所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

子张说：“在政府职位上，一定要有名望；即使只做大夫的家臣。也要有一定的名望。”

孔子反驳说：“不对！这是名望，不是通达。怎样才叫通达呢？”品质正直，做事合情合理。善于分析别人的话语。善于观察别人的颜色，为人态度谦让，从不傲视别人，不居于别人之上。这种人，在国家朝廷一定事事行得通，在大夫家臣的地位上也一定事事行得通。至于名望，表面上似乎爱好仁德，但实际上的行为却与爱好仁德背道而驰，自己以仁人自居而不疑。这种人，在政府职位上一定能骗取到名望，在大夫家臣的地位上也必能骗取到一定的名望。”

【述评】子张与孔子在知识分子怎么样才算通达这一点上意见是相左的。子张认为通达就是有名望，而孔子的看法却是深刻而全面的：有名望不等于通达。因为名望有真有假。通达是因名望是果，唯有通达之人才能获得真名望；而那些以诈骗手段获取名望的人，实在算不得通达，其名望也是虚假的。这可说是对读书人中那些沽名钓誉之徒的当头棒喝。

名正言顺

——《论语》

子路说：“卫国君主正等着您去帮助他治理朝政。您若去首先做什么呢？”

孔子说：“一定要纠正名分上的不当。”

子路说：“您怎么如此迂腐？名分有什么端正的必要？”

孔子说：“仲由，你真是粗野极了！作为君子，对他不知道的，只能存疑于心中，不能动辄就武断骂人。名分不正，说活就不能顺理成章；说话不恰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教化也就兴办不起来；礼乐教化兴办不起来，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无章可循，弄得手足无措。因此，搞正好名分，说话就能顺理成章、极为恰当，而恰当的活也一定可以行得通。所以。君子对于他自己的言语和措词，就要做到没有一点苟且和马虎才是。”

【述评】孔子一直是讲究正名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一千古名言也完全适用于现代。无论说什么话，如果说话者名分不正、用词不当，其说话效果不但很少，而且适得其反，听话的人不买他的账，他还办得成什么事呢？这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譬如实行民主制的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总统就是名分，如若副总统、国务卿以“总统”名分说话，岂非上下乱套，不造他的反、罢他的官才怪哩。子路说孔子讲究正名是“迂腐”，其实正暴露了他的粗鲁无知，

萧墙之忧

——《论语》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冉有、子路去见老师孔子，说：“季氏准备对颛臾使用武力。”

孔子说：“冉求(冉有)，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上代国君曾经授权颛臾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东蒙山正好在鲁国的疆域之中，这样看来，颛臾是鲁国的臣属，季氏有什么理由去攻打它？”

冉有说：“我俩都不同意季氏出兵攻伐颛臾，但季氏不听劝告，执意要出兵。”

孔子斥责道：“冉求！周任有句话说：‘献出自己的全力，能做到的才去就职；如不能，就不去做。’瞎子遇到危险，助手不去扶持；将要跌倒了，助手也不去搀扶，那要助手做什么？而且你的话也不对，打个比方，老虎、犀牛从笼子里逃了出来，龟谷、美玉在匣子里毁坏了，这是何人的过错呢？”

冉有说：“颛臾的城墙很坚固，离季氏的封地费邑又很近，现在若不攻取下来，一定会给后世子孙留下祸害。”

孔子说：“冉求！君子最讨厌那些不说自己贪得无厌却寻找托辞骗人的人。我听说，无论诸侯或是大夫，不担心贫穷只担心财富分配不平均，不担心人口稀少只担心境内不安宁。因为财富分配平均便无所谓贫穷；人们团结和睦，便不觉得人口稀少；境内安宁，便没有倾覆的危险。若能做到这般境地，而远方的人却还不归服，那么便修明仁义礼教使他们自动归服；归服了，就得使他们安心。仲由(子路)、冉求啊，现在你们辅助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而你们也无法使他们自动来归，国家支离破碎，你们不能使之复合，却反而要在国内动用武力。我非常担心季孙的忧患并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己的宫廷内啊。”

【述评】 颛臾是鲁国的国中之国，冉有、子路要辅助季氏吞并它，这是符合鲁国统一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孔子反对讨伐颛臾，这是站在复古的旧制度立场上说话。正如孔子深刻指出的，季氏的主要忧患并不在于瑞叟，而是在宫廷，因为当时鲁哀公与季氏有深刻的矛盾。再则，孔子的辩论方法是采用比喻，从浅入深，将冉有、子路明明帮助季氏谋攻颛臾却又掩饰说是难以阻止季氏的伪善面目揭露出来，也是饶有兴味的。